共十七

志
傳 記事付
說
箴
銘
賦 辭付

祭文
上梁文
募緣文

澤堂集

別六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十一目錄

啓山志

原敘第一

山記第二

山論附

遷葬襍錄第三

祝文附

遺令第四

墓位附

風水驗應說

石物遺戒
東溪記
峀雲庵記
澤風堂志
雜錄
上樑文
辭堂祝文
記文跋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十一

啓山志

原叙第一

嗚呼始我德水之李世仕西京而墓地多在德水云八代祖春塘公從徙漢陽葬于坡州之臨津山康平公郡事公與諸宗人葬皆同鄉異山玄祖蓮軒先生高祖容齋先生曾祖都事府君皆葬沔川郡滄澤山分宗兄弟亦多祔者世號爲李氏族山嗚呼當隆慶四年庚午正月二日王考府君在湖之古阜雨日庄棄孤寡兩日卽王考外氏鄕也於是先考府君未弱

冠弗克歸沔遂窆于外祖之旁麓後某歲堂叔某信術者言改葬厥考于王考塚尾陡峻處溝而注之水崇廣像設以壓之先府君爭不能得仍增築塚堂長丈餘使與後墳齊則客土善崩歲修而不止先府君大恨懼百歲後丘陵傾陊水潦滲渟有暴露之憂由是始議改葬而大夫人已老恐傷之不亟也萬曆乙巳七月二十八日大夫人卒于驪江別業將營葬以沔川無曠地臨津山已遠不在計中時南邊尚虞倭梗人士所避遂卜葬于村北二里許元通洞欲遷王考墓合之而後未舉適元通洞又為豪勢所侵欲訟

有之由此遷竟不果先府君恒泯泯語家人曰吾為
繼祖小宗幸以歲時修祭物無罪悔以迄于今不幸
所奉親墓各在一方吾又子孫弱若何以奉守於禮
亦豈宜吾恐一朝溘然為汝輩憂耳當是時植生二
十八九歲矣而少病羸厭薄世味雖嘗應舉得第而
仕不合往來京江欝欝不自適每誦韓文公詩曰生
兮耕吾疆死也埋吾陂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未
嘗不吟諷慨然或舉似於先府君曰安得寬閑一區
以辦此事先府君意肯曰顧安所得地吾不汝禁也
嗚呼癸丑八月府君寢疽惟幾執植手謂曰吾定以

今年謀葬地豈謂至於是耶汝宜權攢我于元通洞
卽服闋廣求一佳城以漸貯畜徐爲移葬並遷考妣
申前議焉植旣受命越十二日竟不諱旣殯與弟材
謀曰時艱家窶慈堂又老前事不可保若得山隴何
必權攢以竢後乎吾聞有隂德者必葬善地盍求諸
遂擇地得砥平縣白鵶谷以是年十一月六日葬府
君于坐艮之原越明年甲寅至乙卯次第奉遷王考
妣墓用二月十三日合葬于坐坎隴足盖自庚午至
今年乙卯凡四十六年而墓宅始定此其始終梗槩
不可不使後昆知故志

山記第二

白鵶谷在京圻砥平縣東境馬山下北距縣治二十五里東與關之原橫二界接西南距驪江一舍餘其山自關東五臺山迤北而来柢砥界西轉而爲友峴又轉而爲惡峙池寺等峴皆大山合沓或起或伏若驟若散穿過平地深谷轉折而東突起爲馬山直西北開障中抽一支左轉而爲鵶谷五峯起伏諸阜散乖其右一支爲長岡宛宛若橫帶環抱山面若堂舍既成而廊廡縵回大官據几而隊仗布列周旋窈窕氣象甚異此其墓地也外有曠陸周回數十里當谷

四面復有諸山簇簇圍匼環望如一盖友峴東支轉而爲竹杖九嶺惡峙西支轉而爲西華峴大小松峙兩山合勢於野東南端正當鵶谷之口而左右羣峯差互交鎻如人舉掌以指白雲山距其南若相接然内有五溪亦自東西諸峴而下遶谷而出同爲大川瀉出于兩山差互之間縱横十餘里而不見水之去也鵶谷之内無溪澗有泉源五六處散入田疇或引以爲池塘大旱不渴有一條大路自京師向關東或分爲小岐穿谷前後而過依山逐水而爲村落者五六所士民雜居故頗有隣里之助賔旅之欵不覺山

峽之窮寂也總之鵶谷之地土劉水清風順地幽允宜安厝之所而惟無巖巒水樹之奇勝足以娛人耳嗟夫余天之僇民也生而不能養歿而不能殉沉沉而息蠢蠢而作其所以異於窮山之禽鹿者幾希今但築居谷口採山耕野以供祭祀歲時扶挈老幼羅拜墓前退伏一室省閱古今文字以自懺悔終吾身而已又何暇搜奇抉異侈耳目之玩以重不孝之感哉

山論附

地師李懿信論此山勢如蟠龍案如玉帶從容若

處女局法成也字坐坎一穴最竒其右數三支皆
可用云吳世俊論坎穴云初起坎峯特然聳立蹲
蹲舞舞飛騰踏節垂頭爲坎落穴爲窩左右砂明
自作龍虎內有金魚之水官星連身裹抱明堂有
內外外外有大溪橫攔遮藏外案五峯列點水自旺
方龍外關鎖眞機不淺云杭人杜思忠亦謂局法
似蕭酇侯祖地云余謂此山岡阜太多定穴甚難
唯王考墓坎穴衆美俱集此最易見惟穴上有古
人石槨之藏而其製不類有雙石標揷槨前而無
刻識文字或云是羅代制也李師點其上而戒勿

毁前葬若如其言則點處狹窄不容一墳故遷就
其左上面正據山脉下垂之中而石葬在砌下右
邊李師以爲此是粘乳穴左右界水分明可認朴
尚義以爲金鏡形吳師以爲窩中突穴皆似未審
或以爲此是眞龍正局而以避古葬故穴坐不的
余不恤也癸丑之喪欲先用之術人以爲今歲山
家墓運不吉明年則可以此不用用良岡吳師以
爲此岡體勢尊重案如獻送大略與坎穴相近揆
以星法亦吉但左臂太低當以漸增築一二尺則
佳矣始李師卜得此山獻所善宰相將葬其親鴉

谷前村有朴姓十餘家恐為貴勢所侵欲沮之不得適宰相使他術者更往視他術者素鬪技欲毁之至則止宿朴村問曰曾識李師所點地乎朴識之曰某處是但吾祖子孫居此每見此山當夏潦時水泉噴薄成漲耳術者大喜明日登山植臬指示曰某山外有泉乎朴曰有曰其泉照凶此地雖佳必有水脉摇一尺可驗矣遂以告宰相竟不用其後李師每論圻内風水必以此山為先都中士大夫多更来視朴輒迎謂曰子欲葬親於水中則宜下此穴某術師亦云聞皆不敢卜余家在近邑

親友有附葛者審知其誣余亦稍窺堪輿說以星圖按之本無凶忌處吳師最精星法亦以為叶吉遂斷然不疑始至朴又以為言余曰固也且試看如何及開二壙土肉堅確如截玉肪絕無濕澤氣王考壙中土有五色斑斕如繪又得石膏翠硯嗟乎此豈有倏歘夫風水之說聖人所不語然以形勢論則猶有可採者何則人死斯惡之不得已而離其室堂奧突墻辟而葬之中野則戚矣為人子者宜擇一善地粗若室堂奧突墻辟者以寧其體魄則亦可以少慰此其不可廢者也若夫星神拱

照之說非徒決無是理而爲其說者凡六七家其言自相氷炭使人茫然不知所擇而世人拘焉豈不謬哉向使彼宰相不泥星法稍解其方豈遽爲術者所誑也哉今集論山文字大略而並著其說俾後来知所取舍焉

遷葬雜録第三

萬曆甲寅七月十四日甲子筮遷葬吉在鷄谷齋中設祖考虛位傍設筮位先告祖考位次命筮遇觀之萃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上九觀其生君子無咎遂定議鳩材役後○錄瓊山遷葬儀○九月二十四日先遣材及奴如海等如古阜治事

十月初三日壬午祭告先祖考妣遂往古阜奉出神主于草

堂設饌單獻告事由及期還奉主入祠堂翌日癸未植辦諸具往古阜越六日到庄上治事

二十八日丁未再告祖考遷期設紙榜于寓舍再告如前儀

二十九日戊申啓祖考墓奉柩出是日寅時與材及從叔李縣令安直鮮術人林得春等詣墓前先告后土氏次祭告墓前舉哀役六十餘夫開墳深一丈餘得明器藏皆朽敗不可識又深一丈許得灰隔灰堅如石用斧手十餘斫開三面擲板斑潤若新鏟然棺擲之間彌以油灰木皆加釘牢不可動良久劈其三面旋褁玄纁柩衣等物錯陳其間亦皆污毀不可辨當日亥時奉柩出棺外蒸濕比擲稍傷墓側作草宇成殯始設奠上食如初喪儀

十一月初一日己酉改棺移殯是日辰時與從叔及林生等召匠四人啓棺棺內周無恙當心處稍低陷衣服濕澤如沐露以絲瓢盛瓜以休休紙包髮置下方有草紙十餘帖填上面皆書舊洞人名遂解大斂從背後挿竹片編以長尺版移置斂床即抽去竹版用衣衾附大

斂入新棺訖舊大斂衣服十餘襲並可識黑綃帖裏一藍紬著帖裏一紫紬帖裏一白紬帖裏一白苧帖裏一紬著裹一黑紬單袍一卉布裹一升布直領一雲錦短後一黑布袷衾一其餘幅裂填塞者不可數織縷針裁並極精巧其毀腐者僅數事餘皆緻堅宛然棺厚二寸五分槨四寸灰厚六七寸壙底亦同初欲並解小斂見絞結布及所裹單衾比大斂尤堅牢慮剥解時有所犯傷不敢動從衾絞外略認儀表嗚呼慟哉植後先祖諱辰十五年而始降今忽四十五年幸得彷彿先容於襲斂之表旋又闔棺失之矣此時所目俾也可忘是夕奉殯于山之左谷僧舍銘翣等物一如初喪儀所解大斂衣服裹以袱常置柩側○設祭慰安別成服緦麻

十五日癸亥發引北歸丑間設奠告行遂發引用竹格長杠廾夫舁行到金溝從政院解送舁夫始駕牛人丁八〻扶持路上三設奠再上食後同宿金溝縣○十六日甲子宿參禮驛○十七日乙丑宿恩津縣○

十八日丙寅宿天安德亮店○十九日丁卯宿稷山縣○二十日戊辰宿安城鍮店○二十一日己巳宿竹山府○二十二日庚午宿驪州馬起谷○二十三日辛未宿原州長山里

二十四日壬申到白鵶谷成殯 路中設迎柩奠預作草舍谷口設祭慰安成殯

乙卯正月初六日癸丑再告祖妣遷期 前四日往驪州治事遂奠告如前儀但不出主

初七日甲寅詣元通洞啓墓出柩啓棺改斂殯宿 一如兩日啓墓儀用卄餘夫啓墓右偏深三尺許得灰隔穿到底劈其一面用布幅瘖摔柩引出作菱墓

側置柩設奠召匠啓棺棺內不陷去塡塞衣服改加新衾木綿闔盖改隱丁棺木如新灰堅比兩日

墓稍不及日月未久也此墓初用木隔築灰抽去不用槨也

初八日乙卯發引夕到白鵶谷合殯用六十餘夫更遆擔持曉發元

通午稅高達院夕到山所將用二十四日窆葬適慈堂染時行退行

二月十三日庚寅合葬于坐坎之原啓殯祖遣祀后士初虞一如初

喪儀一槨雙棺並藏舊斂衣服

五月初八日癸丑祭告祖考妣以遷葬畢事奠告據禮葬之翌日當告今

以家內時行久闕此禮適移安神主于新屋仍並告前此但詣墓行朔望祭間日展拜至是止右

遷葬變禮非初喪比故謹著本末亦欲使後孫知

經始之艱難而謹守之也

祝文附

維萬曆四十二年歲次甲寅七月辛亥朔越十四日
甲子孫孫植敢昭告于顯祖考成均生員府君伏以
神不可度理則斯通祖考精神實臨微躬凡所號訴
宜蒙昭格往在庚午府君奄忽葬于古阜外家塋域
後被從祖塚壓其顛增封比隆邈其重泉四十餘年
常懷疑懼逮至乙巳祖妣違怙時艱途梗弗克歸祔
同穴之義於斯大乖肆我先人用是深感茲承遺命
竊欲改卜但恐先旨難以臆測神道尚寧或所不欲
驚動幽宅尤所惶惑今擇吉辰即命于筮伏惟先靈

叅示吉凶其遷與否惟命是從謹告右告先祖卜遷葬祝文○家論以先祖墓久遠遷動或有災難故仍以筮決之

假爾泰筮有常孫子李植今以祖考墓在湖右壓于他墳患其水齧祖妣之墓在于畿驪未克祔葬謬于情禮今欲奉遷祖考之墓合于一原未知可否爰質所疑于神于靈吉凶得失悔吝虞憂惟爾有神尚明告之右祝筮文

維萬曆四十二年歲次甲寅七月辛亥朔越十五日乙丑孫子植敢昭告于顯考朝奉大夫行安奇道察訪府君恭惟先世墓宅未廣祖考祖妣各葬兩鄉常

欲改擇合于一原有志未就奄及大故遺戒丁寧用是深感至欲權窆以竢擇山幸賴休佑新阡協吉將卜來歲遷合兩位顧惟不肖安敢議此以死自力期成先志玆因望奠先告厥由謹告 右告遷葬文

維萬曆四十二年歲次甲寅十月庚辰朔越三日壬午孤孫植敢昭告于顯祖考成均生員府君顯祖妣宜人河東鄭氏嗚呼先世墓宅未定庚午之喪從外家葬後被從祖塚壓其頂常懼水渟體魄不寧日月適久疑惑滋甚洎乎乙巳祖妣終寢時危途阻弗克歸祔兩墳單獨豈不懷顧肆我先考用是大感四十

餘年常思改擇今奉遺命始定新麓在于砥平先人墓側卜旣協吉告若得請謹以今月二十九日將啓顯祖考之藏又以今年十二月末將啓顯祖妣之藏合于一山傳之萬葉父子並塋夫婦同穴揆諸神道允合人情伏惟先靈諒此微誠從其權變憲其久長不計暫勞永綏後福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右告遷葬文

日月云云新山旣卜舊宅將啓吉日卽邇再此虔告 右在古阜雨日寓舍再告遷期文

改遷之禮靈辰不留今奉柩車將首北路 右告發引文

靈輀遠歸將至山所敢告 右迎柩文

維萬曆四十三年歲次乙卯正月戊寅朔越六日癸丑孤孫植敢昭告于顯祖妣宜人河東鄭氏今奉祖考靈柩已抵山所將以來日啓墓奉遷謹以酒果再此虔告 右再告祖妣遷期文

維萬曆云云孤孫植敢昭告于顯祖考成均生員府君顯祖妣宜人河東鄭氏伏以尊靈託非其地已於某月日改葬于某所適以家里遘疫久闕祭告茲因移奉並謝其遣謹告 右告事畢文

此外諸祭祝文依儀節家禮不別爲文故不載

遺令第四

始某地師手畫此山以獻先府君先府君欲就卜之以爲砥平土瘠賦重此山地僻村疎奉守之難尤於他邑加植時尚病子又不繁恐後轉單獨不果也癸丑之喪徧求驪右一帶稍有形勢處已被人先占故不得已就此卜今植幸未即死當以死奉守恐吾子孫不曉此意孤負先旨重吾不孝故具著爲令

一曰禁火峽中之山火禁最難宜趁正初雪消悉作火袷俗語也略具酒食供役夫十餘人自前谷口從山後三面前面有村無則四面周回燒放十分謹愼或其日有風

則雖已集衆即止以竢每秋草枯即作杻帚十柄令
可撲火以備不虞
二曰禁樵樹林極盛非但山家所忌近墓則怕根火
延則難滅峽山以此尤爲患今宜只存松木雜卉則
並許村人樵採惟艮麓左臂坎穴前案低弱處並雜
木勿伐墓地四面常令家僮刈伐以雜之山後則雖
松木勿禁且谷口山脚及石峯下長谷皆已許耕者
非以廣田疇亦防火掩也○墓上莎草枯損此山爲
甚蓋莎種不好故也須作杷機頻頻刮刷一切抽去
雜草

三曰奉祭據禮墓祭雖百世不廢今定自王考以下墓于此谷者主雖祧盡宗子歲率宗人一祭之高祖以下四節日自當依國禮行祭但國俗四節墓祭太繁後日子孫力不足周則只行春秋兩節展掃之祭正朝端午家廟行禮可也○山神祭合于一壇饌品同正位凡行祭必令血屬行之勿令奴輩代之此說別有訓

四曰墓直吾家先世奴婢少而分析失法曾無傳來墓直自今當墓置一口爲永業凡居此地者雖非墓户非宗家屬而當與墓户一體奉守不得違宗子之令亦完減他役待之加厚所以別定墓直者凡墓山

之後管領爲之必居此谷不得他徙

五曰墓田凡植所自備自癸丑以後此地所墾買者不論遺券皆墓田也宗子主之雖百世不得分割或子孫欲就居墓前者宗子許令耕食量宜收取以供祭用不居則還之

初定墓田時田土甚少故如是著令今吾家只有此地田土爲資子孫兄弟當共産業奉守則不可專屬宗家只以谷内及近處所在者別立券傳付大抵後日不得分割放賣或子孫就居此谷則亦得耕食若干處以助祭祀

六曰総令此山可用處勿論嫡庶皆許從葬宗子則
必葬此谷(宗子所點處支庶不得用)以待山盡然後旁求砥平原
州驪州接近地面亦立規世葬毋適遠道毋以風水
惑志或子孫繁盛唯宗子得用支庶別求近地或子
孫榮盛則可令奴婢依前式奉守或子孫單弱無奴
婢以居則宗子率家就居躬耕奉祭(凡為此墓後者不論支庶皆同
之宗子重故特先之)驪江庄地近宜令厚完以為外護凡墳墓
所在鄉人勿論賢否子孫皆恭謹待之雖犯勿較凡
言宗子者自植長子長孫以至雲仍直派也自王考
墓以下皆主之其他旁親之葬此谷者自為小宗自

立墓田墓奴而管攝於大宗（植亦小宗今以始遷此山論則比他為大宗）
此亦初令也今墓山可用處少宗子世葬足矣木
谷雖為庶母及安氏女所葬本自此山旁占而許
之與此山一樣如有可用處吾子孫相容以葬外
孫亦同守護本山勿自別異◎雲菴之建專用本
家物力緇徒来接甚有守護之助雖其去来無常
常時須護恤敬待勿令年少輩侵侮之

墓位附

一墓成均生員 贈左承旨府君葬
贈淑夫人河東鄭氏祔同墳萬曆乙卯二月十三

日用子坐午向水放丙地穴深五尺七寸灰厚壙底三寸四隅一尺一寸盖上三尺

二墓安奇道察訪 贈左賛成府君葬萬曆癸丑十一月初六日用艮坐坤向水放巳地穴深七尺八寸灰厚壙底四寸四隅一尺盖上三尺

貞敬夫人茂松尹氏葬同塋異墳崇禎丁丑十月初九日用坐向穴深墓制同前

乙卯秋遷厝已完始手錄此志蔵于家今忽三十三年嚴譴黜歸加以老病垂死已卜一穴于先考墓左以擬身後覆閱此帖則遺令諸條有所未盡就加增

損令兒輩改寫以付之噫不肖孫初以一布衣綿薄事力開山啓阡卒襄大事迄玆奉守靡闕皆是先祖考明靈默祐所致吾子孫惟當夙夜兢惕誠壹奉承庶永世不替也抑少壯狂簡妄以昌黎四句自期今也身迫墓門生耕死埋之願則畢矣卽文書傳道事業則蔑焉區區於此不能無愧然古人著書多出於不遇余以襪線才學謬當 國家詞命二十餘年以至忝修 國史未完而罷有何餘蘊可及覆瓿資乎惟子孫奉守此山毋忘吾初志則斯文之托或於後乎在矣丁亥仲春植識

風水驗應說

嗚呼遷葬合墓乃先志也當奉祖考柩而北也連夜夢先府君柩隨後行既覺怳怳如在于時老奴在竹山地曾令運糧于中路奴忽夢府君面命曰襄柩已發吾爲陪行南去可速致糧如期兩夢符合一行感動不敢荒寧其時前後拮据財力踰越險遠行三襄完兩墓資用百出而孤兄弟與奴馬之役者無一損傷事事順遂無一蹉跌開山三十餘年只有乙酉山火之灾燒盡僧菴幾及墓地忽風勢回旋得以撲滅人皆神之以是思之則先府君平日孝德篤至而卜

山之志成於身後不肖孤宜蒙憐悶陰護力也若以風水驗應論之則此山揆以方書無不合格屢經術士歷視無不稱讚然自葬後四五年家有夭札瘟火之患身亦阨困僅全人或以為侵壓古塚之應今見材弟老而無子姊妹四室零替不振惟植晚生三子内外有孫雖以亢極顛隧而頑軀尚保是惟先靈眷顧未替而然乎抑余自少親見圻内士大夫新卜墓地類多名術士用新方書扞定稱上吉大地者洋洋盈耳越今四五十年之間有衰敗而無福益反不如循常世葬之家且聞 祖宗朝懲麗代獘盡焚地理

諸書只存青烏錦囊等書十餘卷屬觀象監習學公私通用者垂二百年世臣巨室蕃衍相繼自李懿信輩出而中朝方書汗牛而至從而學者複複禮名士大夫亦學之皆以新方從事不復用觀象方書觀象官則尤不敢與於擇山至于今日京外士庶崇信風水益甚無不以用名師卜新山爲大孝大福舉國波沸鬪訟蝟起殊不知己往之效指掌可明況此偏方僻壤墳山相望有何佳城吉宅曲曲間曠以副千萬如願耶余於卜山之初亦好其書而悅其人傾信之至矣追思其人與書未見其謬悠而舉無其效然後

竊意人之吉凶禍福有義有命決不可責效於墓地也明矣惟始卜一山粗占形勢略倣方書開一祖地然後子孫世葬恪謹奉守則庶幾精魄相依一氣流通此是吉祥善事蔭注之福不違是矣子思所稱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者此其一端而程子所論卜其地之美惡昭穆便是地理等語最為的當吾子孫宜念之哉見二程全書有擇卜之法甚有理

石物遺戒

墓而蒭塗古也而石象濫焉葬而懸窆古也而碑碣侈焉惟家禮立小石表埋誌文等項皆為備久遠防

侵發此可遵也魂石床石雖俗例而便於行祭此可因也魂石如位牌塚祭亦設位以此當之中於禮矣其下宜埋誌石曾聞尋得古塚者見其初或於堂柱石階砌石並刻職名故表石雖淪沒而憑此刻得之者多古人之慮後深矣吾於兩先墓已樹表埋誌如右亦欲並刻魂石而未遑殤兒子婦等墓則不暇樹表只設魂石床石魂石下數尺底埋誌石面刻某氏墓此與樹刻何異但葬初念不及此魂石恨狹小易於淪失改作稍高重樣不可轉為佳如吾在世聲名太濫終不可藉荒原片石為重於後只於魂石面深

刻澤堂墓三字足矣雖後日不免於樹刻葬初即備此禮毋失時可也

東溪記

余初卜居谷口已架屋數間既而見其地濵官路奴僕單弱苦驛行應接余又續嬰灾難事力不給仍往谷內廬舍作澤風堂非初志也鵶谷本無奇勝已志之然自谷外視之山環水滙隱然一洞天往往有可遊者嘗摘為八景圖而觀之今附錄于此庶子孫以桑梓之戀兼山水之樂亦惟先府君雅好泉石子孫所安即先靈之眷顧也釣寂臺在山後溪曲岸斷石

出洄為小潭有樹蔭焉最好漁釣取韓昌黎與崔立之書中語名之谷口之野有小丘臨陂澤擬築亭名耕閒以對之溪之東即釜淵淵圍廣十餘畝回抱層巖巖平妥占地不偏延望悠長潭西有雙石對峙如植珪狀花卉蒙其縫昔魯斯文延齡退居作亭十年以歿無子亭廢今屬李清風行健庄界有古松楓林洞人所共遊沿溪而上五六里有峯圓聳土人號為搴芝山山底有巖坻上平下截前帶溪流溪北蒼壁稜層如繪可玩山之西溪出西華峴崖谷深邃舊有院名掛弓為峴隘備盜也有石當溪心上有古松聳

立抱石結根風湍不能拔山火不得燒水洄其左右可流觴禊飲名以松石亭取唐人寒流石上一株松之句也循溪南轉到兩溪合襟處有松林盤石曾與二三士友聯句處也自此以南衆溪合為一川兩峽東之巉峯削壁爭奇競秀水穿其趾或渟或激湍淵相間曲曲異狀其西最高者鵰峯峰下壁立千仞其趾可磯可臺却坐沙渚仰望甚壯又轉數里有僧潭最廣崖岸稍平可容亭舍又轉一里餘有鳩巖巖在川東石峯特立千尺一面為崖竅下揷深潭彩禽巢乳其中人不得窺潭西有白沙青松花木間雜可列

坐眺賞自鵶谷挈伴携壺晨往夕返網鮮弋飛擷芳摘果如取諸園池東溪之勝盡於是自此至安井江尚四五里去谷太遠不可窮也

峀雲菴記

庵名以峀雲記實景也菴在砥峴大山中占地高邃自谷底望之常見雲氣蓊渤又坐庵中俯瞰羣巒環匝川陸皆隱而晨夕雲嵐呑吐旋繞皆爲勝觀故特揭焉庵爲僧居而不以奉佛取義者以吾而據之非正也庵在墳山而不以奉先取義者以僧而專之非禮也麗俗設齋追薦故有所謂願堂則然矣我國則

無是也而猶循習爲稱能無後代之疑乎余於是庵竊取晦翁寒泉之義而兼寓陶令廬社之趣故摘歸去来辭中字名之不徒以景象也噫自兵興以来後煩民散僧俗俱困余又貧弱甚常不保塚户而此庵實爲此山外護菴以在此山故不比他寺刹應役而宴坐超然是山與菴交相資亦報施之道也雖然雲自山出而爲山之容態出沒無心而能潤物比之山與庵適以理道相益也不可有心而望報也山名馬山谷曰白鵶本土人號也余始聞術人言此山乃五臺山中脉合名以中臺故今從之萬曆癸丑余始卜

先墓于谷內即相菴基有志而未就後二十二年甲戌山人志海等始結茆居之越五年戊寅余守先妣喪于墓下始屬海及梧會主幹營建又有玅信者繼之菴之名始立而山人亦有自遠来棲者不幸乙酉山火並與諸僧囊槖而燼焉於是允禪比丘倡謀重建與諸禪宿結盟協志拓舊而恢新未及期而翼尾巋然並以夾室前軒庖廚庚湢無不具通共二十餘間繼有普眼比丘主幹粧完始揭菴額而記其始末並敘助緣人姓名于後噫以今世之艱荒與余之貧乏苟非諸比丘信心願力何以就此之亟也其亦奇

乎哉　聖上之二十四年丙戌德水後人澤堂李植汝固父記

澤風堂志

萬曆丙辰正月甲戌余在驪北康丘村舍于時時事大變驪鄉方有黨人之禍余亦懼及將去之筮居京遇萃之訟不吉筮湖南不吉筮嶺南不吉歎曰靡所騁矣乃筮砥平白鵶谷先隴之下遇大過之咸其爻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觧之曰庶幾哉其顚而復豈乎抑萌善之兆也其大象曰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又歎曰斯聖人之事也余何敢當余何敢

當或者神告之時象然乎世其宜遯而立其宜獨乎即不懼无悶非聖賢孰能之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余小子又安敢迷斯象而褻斯義乎初砥平地瘠又驪境也故不以占旣得卦始就居之越已未小堂成仍以為扁堂之形似樓高十六尺中一間為房依楹築土及半而安堗有窗辟外拓四楹為周阿排板為軒視堗之高廣半而袤倍無障蔽可環而延望軒下東偏地沮洿引泉為方池池中留小堆樹以柳堂內實外虛池中有木皆澤風象也房內辟端列畫六十四卦並其象辭南窓兩傍大書大過象辭

八字堂制朴略上覆以木皮斤斵而已谷在萬山中堂又在谷內四隅周匝如盆盎松杉茂密沮洳中多檉柳無佳卉異石谷多沸泉泉聲可耳東南兩阜先壠在焉以朝夕瞻慕堂中雖遇歌酒不敢宴樂置書若干秩聚旁谷村學童數人諷誦章句倦則出谷沿澗游泳而歸蓋自始筮居迄今一紀其間雖或出而仕然常往來止留未始終歲違也而于其不懼無悶之義殆未有得嗚呼其衆人之歸而神明之棄乎述此志以識吾過且以示後之人

雜錄

堂之始名也具得元以書戒之曰大過之顛兼咸速動此非吉卦也何居答之曰我道方否矣奈時與命何尚安所得全吉特以其優於他筮而從之惟吾應之如何耳後五朞除北評事遠戍也不敢避僶勉赴任是冬解歸鵶谷丁巳夏屬有醫藥事挈孥就京受軍職祿冬又棄歸農兒在京瘦夭余自傷違筮妄出致有神罰遂舉家入谷爲文祭土神痛自懺悔其文佚己未夏山中大饑余親往江華府乞糶道京師會除兵曹佐郎方在行不得以病辭欲謝恩即歸旋聞谷居失火蕩然無一物惟澤風無恙朋友或嘲之曰山

靈縱火燒屋慘於鍾阜馳烟矣秦穆之再違余不勝悔也自是久不出癸亥春以召命赴監軍儐幕盖欲躬謝使相免歸則在途遣　新政驟入華要方鼎革泰交苦節不可貞入京從事告別于堂以祝辭壁之而行每歲時乞暇来歸房軒岑寂覺神觀頓爽林風山月令人悵別在朝孤　恩尸職艱悶蹈危無五載之間再罹　國難顛沛困衡視同朝特甚丁卯　回鑾先已自劾歸谷數月爲親養出受忠州之　命到官百餘日疾病悼夭又大困而歸嗟乎莫神於占筮而屢違之固敗是求矣然惟在谷也奉老居窮違俗

辭羣内而不免飢寒疾病危迫之慮外而不免詈譄沙礫侵加之患斯實澤木之象也則惟所謂不愳無悶者可以禦之而余又不能稱也茲豈大過余欺哉噫○崔斯文大容以河洛理數推賤命以爲當遯之四爻就据其說參以平生行止有相彷彿者豈偶然耶顧不能遯遯則當不免小人否也此與澤風象辭亦相符吁可異也

余年十五戊戌元正先考命余名植字汝固皆自樹立不撓之旨盖因姓字屬木而推義亦澤風象也嗚呼皇考之錫其肇之矣余小子敢不夙夜深思期不

底於頻復之吝也哉

上樑文

誓墓歸田久欽貞士之蹈考槃在谷爰得碩人之寬
平生陸海迷蹤此日澤風大象旣得卜而經始非假
神而爲謀自昔棲巖飮水之倫鮮適流行坎止之義
伯鸞遠適早招五噫之尤深源屛居終歸四字之恨
或若烟爐樹屋悳迫於顚隮蓮社雲臺事隣於詖遁
讀魯直濂溪序歎雅志之晩成覽伊川龍門基悲黨
禍之已甚聖賢且猶不免吾儕況望其全伏念植一
病十年浮名晩節風埃歧路悟昨夢之已非險阻艱

難覺餘齡之足惜幸樗櫟之全棄依松栢之餘麻鹿門舉家追龐老之棲隱邢山卜宅恢祭仲之規模兹營宴居之一堂果諧姬易之初筮澤木偃蹇遯世之標可徵枯楊發生萌善之端斯驗一損一益向子平之自知何去何從屈大夫之徒問仍題小扁聊託遐情依然岷嶺楊雄之宅一區不愽元龍湖海之樓百尺雲屯浪湧軼山翠於虛簷碧灩瑶翻瀉天光於方沼雖無花石異狀之觀自有風雲變態之思席頭一編不雜玄牝之說户外二屨只許素交之來吟浣花客子之篇擬攀桂王孫之句朝耕夜讀永奉慈歡春

禴冬烝嘗邇先訓齋修之所在此誠敬之意非他聊
賛棟隆少彈筆舌拋樑東谷口青山一望中不用祭
軍舊手板朝来爽氣入簾攏拋樑南列壑爭趍一澗
涵最後浮天千古色白雲終日鎖禪龕拋樑西松檉
含風落日低忽有炊烟生谷底桃花春浪幾人迷拋
樑北滿地烟蘿懸小彴獨把漁竿向釣臺風淸月朗
無人識拋樑上紫垣華蓋森相向彎弧欲射天狼滅
閶闔高高未可傍拋樑下四時活水通池瀉臨風三
嗅芰荷香慢綠妖紅滿平野伏願上樑之後園林趣
成道義戰勝不憂不懼君子之道日章知微知彰哲

士之風自遠千秋識鄭公之里一郡仰幼安之廬惟無忝于先人或庶幾于斯語

辭堂祝文

天啓三年六月初吉德水李植敢告于澤風堂之靈植棲山築室顧名思義爰多年所靡敢棄隊去今際昌辰首膺顯仕辭不獲已禮當暫就遯世之標雖違初志特立之操庶可自致茲因告別用以自矢

澤風堂記

昔在甲辰秋遇李汝固於永嘉之公廨汝固時年僅弱冠嶷嶷有成人儀表竊覵所存有大過人之

資心甚敬服別後十餘年汝固之聲名未甚藉私
竊恠之以為其所以蔵輝匿曜不欲汲汲於斯世
者必有所定於內而區區近小宜無足動其一髮
未幾連捷巍科選入胄筵辭焉俄補北戎幕以行
余時以通判朝暮與之處薰炙德義豈止刮目相
對而已一日為余云嘗讀易偶思古人筮仕之義
筮得大過而於象辭深有契焉築室龍門之南扁
以澤風為端居遊息之所子盍記之顧余懵於易
其何能發揚妙蘊以副子見屬之勤姑就大過一
卦而言之則為卦也兌以澤居上巽以木在下玆

為澤滅木之象而其能挺然不顛不仆者以其四陽在中而堅剛撑柱故也卦之得名以此而君子觀其象取其義則苟非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不足以當之汝固以頴銳近道之資加之以篤實之功疑定既固脊梁亦堅不受外誘之撓奪不眩他岐之牽引譬之木滅於澤貞固而不拔則其所以大過於人者為何如哉於是自知在己之道寡偶於今之人遐舉之情可决於今之時潔己而往斂迹而遯不以富貴而易其守不以貧賤而改其樂以此之道優遊自適於坦蕩舒泰之域而舉義畫

六十四唯大過立象為然旣聽於神又扁於堂出入起居寤寐興寢未嘗不目在而觀省其所自得之妙自信之篤則雖賁育莫之奪過此以往過之又過於人者又豈常情之所可量哉然此二者乃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汝固何敢遽以此自居哉將先定脚跟以固其基次循階級以漸其進猶木之潤於澤而滋長剛方之氣不壅不閼渾厚之德愈積愈實然後向所云云之二者無往而不自得明不負名堂之本意幽不怍神明之默誘矣不然徒以一事一能之過人而不復求進於道則又

焉有大過人之事業而能充二者之實乎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卽彖所謂大過者大者過也汝固其勉之哉若余顓蒙夙昧向方雖不敢向人言易而取山雷之象以頤名齋者盖以養正爲第一義也考諸序卦大過旣次於頤則汝固於此亦甞有眞踐之效倘苟不鄙引而進之於不愳無悶之域則記斯堂者其亦庶幾於斯焉時維天啓紀元龍集乙丑暮春上澣梅湖山人昌寧曹友仁汝益書于臨湖漁社

澤風堂既名或意植當廣求朋舊詩文以飾之余笑曰澤風之義焉用文之其後澤風稍顯友人有寫額寄之者當在北府與半刺曹汝益同席偶語及此曹亦卜居尚州梅湖俱切遠遊之恨仍相約早歸各為作堂記以無忘浪泊西里之念旬日余先歸明年曹亦罷歸梅湖辛酉夏遇於漢京以堂記草本見示余謝其不忘而亦不暇為曹跋諾乙丑夏曹又寄寫本有錯下數字未及請改而曹歿矣今姑刊其誤而存之曹慱學多藝於談理亦無滯晩而登第落拓外官坐詩禍幾死遭反正乃免復同副承旨旋罷歸以卒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十一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十二目錄

傳記事付

庶舅尹百祥傳

金防禦使浚傳

記妙信沙門事

說

矮松說

先天器說

三子改名說

箴

惡盈箴 幷序○乙巳三月十四日

接物箴 乙巳二月十二日

續敬身箴 丙午七月七日

題曆書 己未

題硯匣 契癸未甲申年間

銘

四知軒銘 幷序○丙辰

尚成安琴銘 幷小引

賦 辭付

大風賦 丙午

贈趙甥士求挈家避地長城短辭
祭文
會盟祭文
大殿親祭仁烈王后文
新陵火巢内舊塲失所寃鬼等慰祭文
祭宋公邦祚文
祭韓西平浚謙文
祭尹觀察墀文
江都顯烈祠春秋兩丁祝文
祭家廟文

沃川表忠祠移安祭文
春秋享祀祭文
祭金判書世濂文
上樑文 澤風堂上樑文見澤風志
坡山書院上樑文
紫巖書院上樑文
川西新居上樑文
江華顯烈祠上樑文
浮江亭上樑文
長湍鳳岑晦軒書院上樑文

募緣文

陳富院西嶺開路募緣文 壬申

傳記事付

庶舅尹百祥傳

君茂松人百祥名祥之字我外大父工曹參判贈左議政東里公之庶子也君夙慧悟受書史通大義汎濫方技音樂雜術尤善談說年十八以嫡姊順懷世子德嬪恩澤選授內需寺別坐　宣祖大王知其廉潔信任之嘗以父喪去官　宣祖使他別坐攝其務竢喪畢即復授諸恩澤子弟莫望焉壬辰西狩駕次開城府君方扈從　上念諸王子翁主咸聚

而行非萬全計既遣臨海順和兩　王子于朔方乃
召內侍掖庭諸從者問曰爾等從我良勤但孰能保
護其翁主從他道得全者君首應　命與別監女侍
數人奉翁主入黃海右道巖邑避賊鋒于時兩　王
子被擒賊求索貴人尤急君即不敢宣言奉翁主數
遷徙備嘗艱苦丐貸州里以供朝夕未嘗告乏雖草
茇石處必温寢以進翁主患痘瘡劇君察証調救迺
瘳翁主尚幼耳猶倚重君每議事雖細微必令問尹
別坐尹別坐云是年秋　宣祖在龍灣賊少斂兵君
得間使以平安信　聞宮中皆哭　宣祖手札襃諭

如家人禮有至誠保護之意子當報之之語未幾翁主從間路至 行在 宣祖益加歎異翌日將行庭試是夕特 命許通君科擧君領 恩而已竟不赴試叙東班職爲某司別坐還都爲司醞署直長以病免時京師大飢 上命給料活之君以無官受料爲愧捨而就賑濟所于時賑吏不謹死者過半君二女並餓 領相崔興源擧以聞 上憐之命復授職拜司饔院奉事丁酉春國步稍夷臺諫便劾君地賤罷之君因此絶意仕宦歸寓驪江釣魚自娛翁主既長下嫁海嵩尉君以事詣京師時或上謁既而歎曰宮門

深矣不可曳裾疇昔之勞何有於我哉亦不徃君性
本疎誕嗜酒老而益自放既失職慨然慕古長徃之
士廼棄庄業挈所嬖妾自驪州轉入湖西内浦嘗欲
卜一隩區以終老顧失業無以糊口則下從屯田稅
魚之役以自給然所至輒敗事失欠乃盡鬻土田奴
婢償納由是大窘雖親戚皆嗤其迂濶君不屑曰我
豈智不足於今哉時命廼爾始君所嬖妾有子曰錡
甚無賴從賊商遊三年不見君君與書責之既而錡
黨坐盜當刑從犴間上變誣與錡謀大逆冀以逭死
蓋光海朝多此獄云錡不勝拷誣服君當坐死將詰

金吾自首是時㕘鞫大臣沈喜壽言於光海曰百祥責子書在錡囊中其不預謀明矣且是故嬪同氣敍之可矜右議政鄭昌衍繼言父坐子死以必預聞也百祥不見錡三年宜無所知光海亦雅聞君名特許減死諸應坐者以次免乙卯冬君竄配龜城府時治逆極嚴株連及疎屬君旣無貨賂通谿逕法又當死幸以大臣片言得不死聞者莫不感嘆君獨身行謫配所龜之人士多從而受學者賴而得餔啜辛酉春病歿受學者元應命元嗣康元國翰許爲善全聖民許乃成許斯文等具棺槨葬于元氏壠南歲時祀焉

君妻先歿有一女嫁教授李景沉景沉謀遷君柩祔于妻兆以兵興尚不果敘曰吾舅平生亦奇矣顧人以爲不可傳者豈非以其細且早哉嗟乎心行固無細且早也世之務功名者恒奮其大而怠其細是以覇者不純嗚呼其以爲不可傳者乃其尤可傳者耶述是傳以遺龜之人士

金防禦使傳

金防禦使浚字澄彥彥陽人高麗名將威烈公金就礪十四代孫世有官閥後家古阜郡父匡弼以公故贈兵曹叅判公少業儒姿貌端方性且雅馴既而投

華從武舉乃更果敢嚴猛倜儻慷慨好與人軒輊以
雄豪自處軀幹睟壯眼凸聲嘶前後類二人者識者
異之年二十四登乙巳榜武科選爲宣傳官陞出喬
桐縣監光海之季遯迹漁獵十年不仕今 上即位
有勳宰薦擢拜竹山府使會李适叛公以後營將守
臨津上灘兵不滿千而號令明肅防守諸具甚飭既
而下流師潰大將李興立以兵附賊賊遂入京公獨
引所部還趍京城時 車駕南幸賊勢大熾道路傳
說多不測人皆爲公危懼公斬訛言者一人以徇衆
肅隊而行意思安閑寢食自若士卒恃而無恐俄被

元帥檄退守永平山城賊平還府又誅亂言鄉官一人其子訟公濫殺徵下獄自辨得釋然自此著能名薦拜義州府尹時有不說公者論其驟陞左授鳳山郡守乙丑春陞安州牧使兼防禦使安州近塞大城爲西路要衝而重兵皆聚昌義公手下無兵嘗募僧軍千人頗精銳或以爲不便而罷之丙寅夏間西路迎詔使公私謂所親儐价曰方今二關不務治兵吾徒擁使號虜不來則大善來則君輩當知浚枉死也明年正月虜連陷兩鎮節度使南以興以麾下數百馳入安州公徵集號牌民兵與以興協守賊圍城以書

胥和又遣姜弘立所領降將朴蘭英吳信男等要主將出見公不應乘城斥罵賊大怒急攻城叛將等大呼城上人曰姜元帥已爲汝主汝等放砲發矢者後當族滅城上軍聞而潰公斬之不能止城遂陷公在中營力戰矢盡賊坌集公預積火藥座下卽擲火自焚賊兵亦多爇死者吏民陷賊者潛求公屍瘞之賊退得返葬焉方虜之入寇也公有妾金氏携幼女及其嫡男有聲次泰聲女其年十六初嫁爲士人羅守素妻皆在側羅之父方守鳳山走二奴請公曰吾婦當歸吾家宜以時還公勅曰虜已入塞吾不可以出

私屬女泣請不許南以興知城必陷欲遣有聲齎狀詣京公曰此生道也不聽以興遣其子行及城陷有聲戰死金氏與其女同死羅氏婦先作二簡招其二奴各授一簡曰爺爺不許我歸今我只有死汝等幸有一人得脫者歸報郎君以此簡進遂拔刀自剄被血仆地喉管未絶賊問知其爲公女救之少甦將歸獻其酋置之帷房防禁甚嚴求得所親州妓其等使左右護視只令一醫手時入傅藥乃虜中被創傷所療者然女粒食不入口創益甚死道中虜人義之每語我國使曰朝鮮女不比漢女淫亂死節者十數其

中阜然不汚者安州牧之女文化守之妻爲最也文化守即慶信後其妻某氏被俘在道中凡三溺江皆救出亦不食死初女所遣羅家二奴皆得脫歸二簡皆一辭無一字錯其辭如所語於奴者且有他日地下相從之語見者莫不悲涕泰聲尚幼吏民匿之獨脫歸長男振聲啓聲自古阜聞變奔往不及故免 上命贈公左賛成有聲 贈參議妾及羅氏妻並旌門擢振聲爲主簿振聲亦信士自喪亂憂戚成疾就職數月遷監察爲同僚所挫即棄祿去庶幾有父風者公死時年四十六墓在古阜金井里鄉人爲立祠祀焉贊曰金防禦所與私

語儐价者植其一也公嘗曰吾勇於敢爲而榮略非所長有能賛我計畫者雖十萬可将也及榮二闒必敗至自卜其死何其明耶女真代爲東國患公視乃祖勳業不啻不及然其身家殉難使虜知其守禮義之國而不敢肆則亦威烈之所未有者金按察起宗上公事于朝曰一家之内三綱備矣吁亦至矣

記妙信沙門事

妙信沙門本賤丁也世世爲不肖之㢑弟婦家役故不肖得聞見其爲人大槩生而氣濁質鈍筋緩力綿壯益昏怠婪飯嗜睡不習農工之術以至樵採末事尤

不及恒人其主厭之不役使即欲傭賃爲資人不肯
容無賴行走遂髡剃從僧徒食既投寺偶見其道可
悅慕梵行可勉強而致一念信向遂擇師而從師名德敏有戒行始學初心文日習一二字且不能記晝夜唔咿
不任後漸開進即大喜益致篤顧念糊口之難不免
妨功乃習辟穀術日以一溢米和松葉屑啖之能終
日不飢服既久身體自熱冬月袒跣皮肉不瘃常苦
力弱以其隙習負重行遠不時月膂力頓強能運二
馬之擔疾歩數十里不倦以此常助叢林力役諸寺
詡傳驚異争相招致而爲羣自是益習諸禪經雖未

精通文義能透其話脚指歸精勤奉持期於悟解而未已然且自念其違親棄主於人倫不祥其省覲供奉每歲不闕今爲不肖營創一菴運木移石惟力是視亦材弟使之也觀其思慮精審意氣專壹無復少時鈍濁之氣皆學之力也夫學貴於變化氣質人孰不知然歷觀古今賢材德器莫不因其天質之美學以成之其以下愚而移者則未之聞也況沙門從於異學所習非正而能變昏濁爲清粹前後若蓋壤以至筋力血脉皆變弱爲強此天下至難也雖於佛氏地位未知其何所底止且據今所成就論之殆非世

間尋常人雖吾道中人取以爲師法可也不肖以罪
逆之人朝夕自滅固不容談說道理姑書此爲識庚
幾異日學士先生有副墨而傳世者則又幸矣

說

矮松說

木之生也其性直挺然向上充然生意之不可遏者
凡木皆然至夫亭亭落落偃蹇不可屈者惟松栢爲
最故拔乎其萃見擬於人古也歲某甲余在漢陽見
所居宅邊有松四五株其幹約數尺許皆擁腫昂藏
而不得長其枝條皆倒垂長者及地短者掩幹而足

離奇盤糾若虬蛇蟠鬬也若幢幰繖盖張拄而流蘇纓系參差而下垂也余駭而語人曰若是乎生禀之異也何其形之乃爾對者曰此非木之性然也是其初生也即與他山之植者無異及其稍長也揀其堅苦不可矯揉者斬伐之就其柔軟稚脆者引結之攣屈之高者掣之使低上者紉之使下撓其正横其縱積以歲月之久飫以風霜之苦然後其幹也其枝也變化而成若彼其瓌異也顧其梢末之萠達者奓胥忘向上之心森然而竪起則又從而戕賊揉屈之若前所云其於人之觀也信美矣信奇矣此豈木之性

也哉余聞而太息曰甚矣物之有似於人也觀夫世之弱喪者姸冶其容便儇其身立險絶之行以駭世騁嫵媚之辭以邀譽務悅人而爲高忘喪己之可恥其於易直之本心何哉剛大之浩氣何哉所以脂韋乾沒徒苟且徇外而爲人者與彼矮松何擇焉嗚呼人物各有恒性直養無害然後無忝于爲人爲物之名今乃斲喪銷鑠反常滅真如此豈非所謂罔之生幸而免者乎噫爲彼木者亦戚矣嘗觀松栢長于山林干霄漢而直上排雷雨而特立則人之見之也自有瞻仰肅敬之色無甚摩挲愛玩之意亦可見好惡

之常情矣雖然愛者賤侮之端敬者尊德之名夫賊其性而取侮者爲人之驗也遂其性而見尊者爲已之效也君子於此反觀而已於矮松何責焉青蛇臘月大寒日書

先天器說 朴叅判簹所藏大瓠其號見芝峯類說於于野談等書

大瓠子嗜古而不泥綜物而不詭明信人也一日示銅器二枚其狀類今之小盃而淺容子黍二籥口圍五寸經三寸圓武以爲底曰此先天器也萬曆之某甲嶺南防倭冦用僧軍築清凉山城有巨石橫當其垠中破之內有銅器四盖先天時物混沌鎔化之所

遺紫陽氏所辨高山石中有螺蚌乃先天物者亦此類也僧官行正掊而取之以爲山寶嵇子以數十金致之玆其二云德水子笑曰此今之器也非先天器也嵇子愕曰九金之鼎岐陽之鼓荆山之璽斬蛇之劒比之邃古則猶朝暮間物耳然世人載之以古特聞今是器也結繩刻契所不該盤古氏之所後也而夫子小覷之誑以爲今之器何哉德水子曰否否後天之器猶先天之器也有理斯有象有象斯有器冶而成形虛而盛物擧天下器皆是豈以先天後天而有異耶卽使清濁易位山海湮渤元會運世百千開

閑乃其理固自全也理旣一焉則物豈殊範我因斯而論之天地之先可坐而識矣必宮室以爲安城郭以爲防必衣裳而暖飮食而飽陸焉必車水焉必舟牛必牿馬必絡禮樂之必文矣干戚之必威矣非徒器也必有以開先以開後耳矣然則子今世人也是器也乃爲子之用非後天而何且子之身家百工之所爲備矣從而指其一物曰某工之器可乎抑謂谿子之器可乎谿子釋然曰子之言實鄒衍不如遂筆其說時大明天啓甲子春正月德水李植著（今之器一作後天器下同）

三子改名說

兒輩初名以煌字者從族稱也而以冕紳端字加以別之今改煌以夏者有所避也有所感也夫冕也紳也端也雖禮服也承以煌字則初非尚絅意也夏大也字訓云中國人自稱中國謂之大古也我人之居于東裔而服以中國亦古也奚取而特名焉以時不能夏也噫夏之義旣然矣然而必也誦中國書行中國行志中國志乃稱中國之服兒輩尚勉之哉時崇禎己卯仲春也

箴

惡盈箴 并序○乙巳三月十四日

自余去冬到驛以後怡神養氣比前稍適頗爲自幸或揚于人未幾得頭風逾日痛苦異哉若有鬼瞰而神戲之也因竊惟念余生二十有二年矣無一件事成無一日身安必有計較之端喜幸之望則輒有揑抗之敗呻吟之患至于今身與事相格命與行相軋百病九死而餘一生矣可不惕然恐懼以惻念天之明威哉然而小器易盈潢潦易渴得一毫以爲足抗千匀而自足宜乎天不悔禍而降之灾也嗚呼天將玉我於阨窮疾病耶吾常動心忍性導養時晦以投

其會可也天將卒我於阨窮疾病耶吾當修族順承
以畢此生可也不容自肆於法網之外以速其拂逆
之罪爰取福謙之義以爲訟過之地詞曰洪匀命物
或值其奇順斯承斯乃分之宜孰敢拂逆以干明威
智者畏天如事嚴父韜鍇斂華守以貞固愚昧罔念
自暇乃肆憂愁放蕩希幸圖冀犯網干紀重過速累
眷余墮地年廿加二以悴以疾爲困爲阨一刻得飽
三旬之餓升勺獲利鍾石之害東西蹇連左右牽掣
諄諄天誨惓惓神告尚不自悟恐懼晦匿持心躁妄
逞氣放逸鷦鷯粒粟抗志鵬翮白小尺波睨意龍級

鬼拍手笑天在上赫降以灾咎式月斯亟不率厥初
雖悔何及戒之戒之式自今日守墨守谿卑以自牧
蹇允垂簾默然自保一席之外即非我土今日尚矣
明不暇給毋庸算甕計較逆適常若欹器縮栗懔惕
汝身莫亢寧就他恤小人在難亦克知悔既安既平
反無所忌戒之戒之毋越斯規一事一日念玆在玆

接物箴 乙巳二月十二日有爲而作

君子律身如處女然與惡人言當若浼焉矧於擇交
惟善是與宜詳宜慎或取或拒人之無友執之如友
以色以聲言笑怡怡麁心浮氣是長是滋寒多暍少

存者甚危鮑魚之肆塗炭之地不緇不磷非吾人事如沙滓泥如衣受膩一切放倒共就汙下不知不覺與之俱化盍愼厥與戒自今日言而不語近而勿接若逢惡臭似防勁敵用檢言動庶免墮落

續敬身箴 丙午七月七日有懲而作

惟天命人有身有則一日不共便廢天職孰昏且狂怠慢放逸肆昔聖賢正己靡忒非禮不動以敬無間云何不率甘卽乖亂喪厥威儀耽彼戲翫閭閻之內溫凊之地亦當和敬兩極其至奈何罔昜反來人窺捨此甘毳巡山摘梨駸駸入惡存者幾希疾病夭折

患至自外惟趍在世盡道而斃爲人不人與死何異朝聞夕死庶幾無愧矧玆禮儀匪害人事何苦不行日就兀兀有改無勉操守要法玉山之箴久所欽服貂續于後警破愚昏苟至終迷此爲虗文

右三箴詞理鄙拙文字多病不可與人觀但其一時有所悔悟而作不敢刪去並錄于此以備觀省且此箴之作或隔二年或周星而所悔之過猶未盡祛可不惕然泚顙乎丁未三月二十四日一瓢居士識

題曆書 己未

言不副行志不充操四十將近徒爲不孝從今至死
言善自補神之聽之庶免殃咎

題硯匣 三月初一日○疑癸未甲申年間

除習存誠尋書証經鈔文閱史課日纂記自朔至晦
終始勿懈

銘

四知軒銘 幷序○丙辰秋

四知軒觀城太守李君重夫所創也重夫以爲縣之
客館稍遠衙廳太卑未足以盡登覽之美爲宴坐之
適也故更就其東麓築精舍頗精麗仍揭是名請余

說其義余謂觀城古稱勝區有山海松柳四絶之擅名軒又臨其勝宜若以是名而顧爲是玄微之號者何耶心者政之原也心不清淨則政不行政不行則民不安吁嗟喧訟由是以起雖有山海松柳之勝豈能獨爲太守之樂哉軒比公廳則爲私室而常莅政於此有以接乎天有以接乎人其可不以四知自儆也乎夫人之情恒懷善而畏威於人之所知則雖小人不敢肆其所不知則雖君子有所忽苟知四者之知嚴於千萬人之耳目則暗室屋漏根源清澈千里之外善者皆應不善皆違雖有密令十輩安敢而至

前哉重夫旣以是自儆不可不卒其始而繼重夫來
者尤當以是爲念使百里之內世世受其賜則軒之
名豈不逾於山海松柳之勝哉仍叙而銘之曰天神
人我一而爲四匪高匪深匪遠匪邇儆之畏之毋虞
毋貳

尙成安琴銘 并小引

故相尙成安公雅好琴家置一琴能按譜盡其妙臨
終自誌有晩學琴徽醼輒彈感君恩一曲之語人至
于今味其語而知其忠焉公旣卒副室有節婦金氏
以遺衣並其琴朝夕陳而祭之及金歿而琴佚於兵

今年崇禎戊辰距公亡六十年琴佚且三十年而公之外曾孫李佐郎厚基亦好琴從人家復求得之以示樂工工曰良材也相公其知之矣命匠象完其缺象曰此吾父斲也吾幼時尚相實命吾父令認之矣盖象父某亦良匠云噫此一琴也而忠臣貞女子孫繼述之義具焉象雖賤以世技附書其事益奇後之傳者幸無褻焉銘曰琴其人耶人其琴耶以人傳琴以琴傳心人琴不亡更始自今

賦 辭付

大風賦 丙午

注恐作炷

本恐作苯

歲柔兆之仲冬夕余駕乎城山喜禪觀之偏靜聊息
偃乎蒲團病渴睡而夜起分佛燈而照榻注爐薰而
潛思觀鼻端之生白時北風之盛怒挾寒威而用壯
悅鯨鬪之動海沸萬里之波浪訝鐵馬之脫銜望敵
塲而羣驟時調刁而峻烈忽澒洞而凌厲擻林藪之
叢蔚折草木之枯脆鳴窓扉兮紙拆掠簷牙兮尾塌
㳧騷窣於窌竇增迅猛於本籟聲難分於所觸力易
生於相激駭側耳而靜聽杳氣象之莫測呼童子而
出視但口呿而噯唈仰天宇之高逈積寒濛之贔屭
湛雲物之掃迹爛星辰之芒彩潛大澤之龍蛇號廣

轢契作鑠

野之禽獸水凍合而停響山刻轢而改瘦塊余處茲燠室攝羸形而縮首想必變之聖敬持不出之賢戒感鵲巢之擇下明氣候以避害彼教外之莊生亦有契於天籟陋耳目之狹小思獨觀夫無始聞君子之遇物析萬變於一理扇斯風而鳴冬孰主張而行是陽因陰以外揚發動機於巽二承真宰之斡化順四時以慘舒撓萬物而能疾乃一氣之先驅雖戕賊以摧藏亦同歸於生育反吾躬而調息吹為冷而噓熱縱小大之有殊悟一致之不爽聿覃思之未央夜向晨而風定聊揣稱於佔畢和蘭臺之高唱

贈趙甥士求挈家避地長城短辭

天時慝兮歲欲陰嚴霜早降兮百穀瘥豺狼横噬兮麟鳳藏鴻鴈冥飛兮避罻羅念君子兮遐擧思季女兮偕逝道之遠兮湖海瀰瀰忽翺翔兮焉届人生各有所安何時世之邅迍骨肉離而殊鄉胡越混兮同羣惟忠信之爲主兮庶性命之可保勗此心兮前途願德音之毋阻

祭文

會盟祭文

天地訢合庶流以成君臣協同大業攸興甄勞之賞

据寶疏榮建諸宇宙質之神祇三五以降靡不由此
洪惟 太祖受命創華列聖紹明克奠邦域咸有名
世俊賢之佐經文緯武捍艱弭禍無陂不平有枉斯
正厥有成績具載鍾鼎二百年來炳炳如昨嗟予小
子遭時昏黷 母后見錮兄弟羅酷羣生鼎沸萬品
縻解七廟之緒阽于覆敗賴我舊臣同德之士忠貫
金石志扶倫紀大策先定英髦輻湊合謀殫力殄刬
殘暴亟反 坤御大整乾綱遺氓復蘇寶曆重昌天
未悔禍百六挻凶餘孽未殲小豎仍訌祲纏宮闕越
在泥露亦由元老大董材武師直爲壯各勵良圖推

鋒爭死以訖天誅陰姦宿慝自此頓廓 宗祀之勳
余罔能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廼稽功令備儀超爵
追榮垂裕百世是澤凡列茅土無論故新胤冑仍昆
遠迺畢臻壇墠尚舊牲幣斯陳嗟我同盟誓自今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險夷一誠休戚一體無貳無虞
億年爲期有渝盤血神其鑒之

大殿親祭 仁烈王后文

嗚呼乾統坤元化基梱內道隆造端情敦齊體奄一
大終孰不永傷高穹啓慶德門儲祥載誕碩媛幼服
義方蘭襟淵靜玉度齊莊質仁履素秉禮含章 皇

祖是揀大昏斯光以予寡德允資柔則恪奉庭闈匪
懈晨昏豈無奚隷惟勤膳服予膺衆戴懼荷皇典象
服有煒鸞誥丕顯尊榮雖極謙挹有加濯龍絶私褕
翟戒奢仁以逮下正以範物内外肅穆上下和悅時
逢百六國在顛危再經泥露實弘賛毗荐罹棘欒久
共荼毒歡華幾何禍故忽促神理不福沴氣潛承握
珠先墮仙駕遽昇人胡不愼天若斯奪命之修短固
難違越如何倏忽曾不少延椒風寥廓歲時悽愴儲
嗣何怙衆御安仰聞雞孰儆脫簪誰規睠言幽冥增
予摧悲不昧者靈難泯者心茲修明奠庶幾來歆

新陵火巢內舊塚失所寃鬼等慰祭文

王若曰國有大喪爰卜初陵塋域有制溝道須經尊卑殊等新舊難幷念彼羣冢實閟衆靈生丁何代死閱幾齡邈無子孫誰記姓名遺骴旣發神道失寧必有煩寃以結幽冥有司或怠弗謹掩藏方事之殷弔酹未遑予叨天位神人所望納溝之恥豈間幽明深惟愆咎實愴衷情人心所惻和氣所傷惟今灾旱或由以生玆命從臣告爾忱誠馨我牲醴潔我壇場庶回顧佑咸就和平天壤悠悠古今茫茫生死吉凶夫孰預量靈其不昧歆此寵光

祭宋公 邦祚 文

嗚呼太阿之鋒頓於朽株函牛之鼎顛乎拄車才難不其然乎而能用才之爲尤難向使公加惠而夷龍蠖其間山林臯壤自肥其道豈至衆輕其家丘終爲豎子所困也哉嗚呼其或志焉而未遑耶抑細之而不矜耶疇昔之夜誓言丁寧顧有開於愚蔽愛莫助乎高明已焉哉陵谷蕩蕩今古茫茫人之亡矣心之傷矣

祭韓西平 浚謙 文

人肖天秀鮮克其全武不兼文韋或違弦嗟惟我公

不器之賢文武足憲剛柔渾然可畏而親無黨無偏早揚明庭或晦而詮詞壇講幄藩節戎旃歷任內外垂四十年靡適不宜有永無愆晚値興運塗渭承乾恭惟元舅並列台躔人或有言澤未究宣竇馬之良實藉仔肩 宗祊是賴福慶可延即躋上宰功曷加焉修齡方茂大限斯纏殄瘁之嘆朝野喧傳植也不才猥荷知憐匪窮以違豈達以遷高軒華屋落此松阡一勺致訣奈何乎天

祭尹觀察墀文

甲申仲夏之旬四日德水李植奠告于觀察使尹公

之靈悤嗚呼公乎廉介之操簡靜之守學則詩書行
惟孝友朋嬉黨翕綺滌脂垢公所宜有獨也異趣早
擢高第歷踐清班演綸補袞非公所艱公又瞿瞿補
外爲安惟貞厥履不顧衆訕剸劇奏績蔚爲材臣无
施不可惟國有人屬此否乇衣冠凋喪公兼數器實
洽輿望云何不淑而有斯殃季方先夭尊公在堂公
又无適後事誰將行路亦惻矧我襟期忘年託契駈
蛩相比非公私我我實知公我已周甲積年顛癃公
錐清瘦顏尚韶穉我後何頑公先何速倚伏無常天
道冥漠滄桑人世踽踽靡樂一酹永訣長夜斯隔靈

惟不昧鑑此忱膶嗚呼尚饗

江都顯烈祠春秋兩丁祝文

廊廟文雅邦家老成捐身殉國百世風聲

右金相國尚容

心貞金石望尊耆英引義自靖處暗伸明

右李判書尚吉

身無官守志篤宗祊一家忠貞萬古綱常

右沈都正誢

質直好人居剛若柔從容一訣義凜霜秋

右李正時稷

天降喪亂士奮衷肝一旅孤城義同常山
右尹南陽 縈

身居下僚義殉 宗祐捨魚取熊之死如生
右宋主簿 時榮

跡屈褊裨義薄雲天丹心一片怒濤千年
右具千揔 元一

祭家廟文

植惟不肖無狀半生棲屑未有居室就此墓所權安
祠宇迄玆二紀有餘矣智昧行藏仕當危亂往來京
師掃灑多缺加之老病益甚爵秩猥隆國事逾厄進

退維谷非慶伊灾以官比囚闕然阻隔今忽三載不
孝不虔誰怨誰咎今者兒息築居驪江之上將欲移
奉神座俾不廢歲時之供植倘緩塡壑終得掛冠亦
當歸依團聚永爲世業玆因 恩暇省展之日敢陳
前後危悶之情庶幾 先靈降祐後昆受膺仍將淸酌
庶羞式伸薦獻尚饗

沃川表忠祠移安祭文

嗚呼先生海岳英靈洛建道脉正學卓行昭乎星日
遺時屯蹇遯迹玆鄉奮義殉節功烈彌彰 先朝懋
嘉追典式備祠宇初建表額隨 賜書院繼起鄉賢

並享位次猶詘僉議未暢上聞下詢遂定改卜赤江之濱伊山之麓祠扁仍舊院號揭新多士矜式景行宜導茲涓吉辰奉移神位禮秩靡憾肸蠁如在庶蒙欽格永世啓佑恭申明薦用表虔告謹告

春秋享祀祭文

道通天人忠炳日月三綱永賴百世餘烈

祭金判書世濂文

丙戌二月中旬德水李植使兒某代奠致告于卒戶曹判書東溟金公之靈嗚呼公初掌賦兼莅館賓我伏郊端罕見朝紳公乃撥煩命駕提壺晤言至是肺

肝相輸寧知此別便隔明幽始憂公病俄聞乍瘳一
伻枉問謂已平復天何不憖鬼何斯虐道之方否清
者不祿哲人之亡係時之屯是亦命也夫復何云士
貴樹立抗節者稀公在弱齡蹈難如夷士貴學業文
藝非夸公早彯英揭徳振華士貴達施世乏通材公
遭盤錯游刃自恢夷考本源由敬而明智崇業廣泉
潑坎盈氣和色温知柔知剛无偏无側易直端良公
議推賢同朝無斁七年按藩益著勞績不動聲色民
安吏慴忠信所孚獷悍亦服應機則速防患則遠方
膺輿望特紆 聖眷元輔是期大命奄傾有識相吊

孰不涕零植惟蒙陋中道竛竮公少於我視我如兄
世無知己交鮮親仁矧玆耆暮凋喪殆盡獨賴公存
理義相勉別多會少意勤懷緬砥峯賫河玉樹埋壤
塊處斯世復誰倚仗迹放山澤情閟酹哭菲詞薄具
遙寄一哀公其有知謂之何哉嗚呼尚饗

上樑文 澤風堂上樑文見澤風志

坡山書院上樑文

四賢爲一國之望薰德莫近於鄉閭諸生有百世之
思揭虔宜先於廟宇恭新華構式瞻舊基惟坡山之
一隅介漢京之三輔質文流澤回倒瀾於商周扶與

炳靈振墜緒於關洛卓哉聽松高標凝然休相直節
龍藏鳳舉僞學之禁不搖金悍玉剛誣獄之啓斯沮
乾坤正氣擴方寸而有餘箕潁清風曠終古而靡歇
同扶靜菴之一脉大啓 宣廟之初元逮默老之過
庭有栗翁之擇里高明博大世推王佐之才篤實輝
光家襲幽人之吉希文明道之期待不爲空言伊尹
武侯之遭逢亦云嘉會惟直尋之不屑或古衲而難
容雖暑褐寒裘出處之殊軌而夏絃秋誦講授之得
明膝下之榻已穿門前之屨常滿林間高閣幾望邵
子之車頮上扁舟屢接韓公之席山摧之慟川逝如

斯鄭康成之師生名留東郡劉西澗之父子道冠南康地相遠世相懸猶云前後一也生同志死同傳不啻朝暮遇之獨恨宮墻之就墟俄覺風流之掃地并饘之堂繞閑下馬之陵空瞻鳥語花叢窺澗戶兮無人松聲竹色遡襟期兮如昨幸賴魏清逸世隱頗見曽南豐嫡孫大義未乖西河不疑夫子同聲相應安定只稱先生仍卜基而剏祠便置田而贍廩望函丈之室則雞犬相聞尋舞雩之壇則鳶魚故在依湖齋而待士儆廬阜而揭規朗月清溪喚起瑤琴之興長堤斷壁莊成砥柱之姿吾黨盍歸乎來前賢有樂於

此讀其書論其世能自得師會以文輔以仁庶幾成
習恭拈頌筆助舉修梁抛梁東晨曦吐巘漲霞紅天
風掃出嶄巖面依舊高撑碧落中抛梁西江外芙蓉
萬朶低記得清明遊衍處傍花隨柳過前堤抛梁南
犢口清泉漾蔚藍更問仙庄長物甚雲崖隨處足松
杉抛梁北霽月光風誰會得看取玻瓈十畒方淤泥
自避青蓮色抛梁上神光夜夜動星象緹箱十襲萬
言書曾與君王說侚王抛梁下一穗爐薰繞書架髣
髴當年笙磬音山人不是無心者伏願上梁之後圖
書一院香火千秋微言著而浮議消大道庚而私徑

塞明體用之學勵忠孝之倫灼知羣聖之根源起爲
當代之師表庶無負於往哲將永頼於斯文

紹巖書院上梁文

伏以東膠西序之化隱而山院之學肇興崇德報功
之典微而鄉賢之祀始盛矧聲教東漸之域當江漢
上游之邦論其隩區則百濟新羅之交會按其名勝
則金生強首之炳靈洪惟 聖治之休明蔚有儒賢
之華出鷄林學士採實於四科夢菴先生接軌於千
聖同時仰灘叟之特起及門喜蘇老之依歸屬世方
有爲庶回唐虞之治奈道之將廢旋觸章蔡之姦有

青可疑

受玦而處江湖或摳衣而覷堂奧北海詩書馬鄭之學不孤東洛衣冠程邵之德自遠千秋驗必反之理一方懷不倦之仁爰即龍門之廢基載營鹿洞之新學青雲白石煥焉宮墻黃卷青衿藹乎絃誦雖龍蛇刼火之暫燼幸奎壁星躔之再明既神宇掃地而新而講堂待時以復廢徒趍役自力艱歲之餘諸生僝功不剩公府之有溪山增色魚鳥改觀匡廬五峯即對濂溪之室武夷九曲還繞考亭之祠吾黨斐然斯文幸甚讀其書論其世寧有古今之殊風乎雩浴乎沂自在仁智之樂輒申善頌助舉修梁抛梁東百折

蒼崖一澗通萬斛眞源誰得泝春流曲曲漲桃紅抛梁西咫尺仙山路不迷玉女風流誰敢褻瑤琴淸夜過前溪抛梁南削立三峯是劒巖要識先賢眞氣象芙蓉淬鍔照寒潭抛梁北松檜陰中叢徑仄猿鶴休驚蕙帳空鳶魚未見天機息抛梁上卓立高山人所仰先生德宇與之齊芬苾年年降歆饗抛梁下妙意一般知者寡庭前芳草每年春手植梅株今拱把伏願上梁之後廟貌永寧儒門大闢士服絃韋之訓家行鄒魯之風出處有方當不渝於素節騰騫有待或繫望於蒼生惟無媿於 先賢庶共扶乎吾道

川西新居上樑文

瞻四方以靡騁久矣倦遊強一枝之移棲玆焉卜築
計非獲已居豈求安主人多病早衰雅意長往雖中
歲屯蹇幸占澤木之緜及晩道推遷屢蹈風波之險
徒勤岷嶺之想未偷輞川之閑兩制摹畫葫蘆精力
已竭三邊機密文字卯申徒勞故往來十有四年於
行藏百無一可不幸西鄙之告急久稽東門之乞歸
況仲車將母之行忽迫暮景而子牟戀闕之戀詎堪
遐征惟黃驪之渚涯是丱角之遊處東瞻砥壠可續
香火之供西望漢京不隔朝宗之願江山樓觀擅爽

塏於東韓人物風流炳丹青於前誌固知道之在邇吾今捨此何求長安屋廬不遑昌黎示兒之作洛涘田園且營潘令奉親之居天與我時地啓其秘戲成兒郎之偉聊相工師之勤抛梁東古寺晨燈暮鍾一片禪臺明月千秋牧老奇蹤抛梁南月岳連延鴨岑遠近玉簪螺髻朝晡曖翠浮嵐抛梁西隅水奇巖古堤萬歲　園陵葱鬱千重官樹蔓逕抛梁北松徑楓林寂歷丹鳥何年萃止白雲至今留宿抛梁上磅礴崗巒氣壯孕出青丘俊英行看德星乾象抛梁下一帶長江遶舍已覺鷺鷗近人何妨樵牧同社伏願上

梁之後 君恩許退世道昇平災凶屛而年穀登烏
鼠去而蛟蛇遁春花秋月上大夫人千萬年壽夜誦
朝吟與同志者二三子娛是所禱於明神非敢徼於
清福

江華顯烈祠上樑文

捐軀殉義人臣之大閑旌烈尚賢禮俗之懿範玆爲
揭虔之地罔非秉彝之天一邦俱瞻三綱永賴徂玆
丙丁之亂慘矣百六之灾南漢行宮危甚白登之七
日江都保障僅同長淮之一隅嬪宮宗戚之所依歸
倉廩甲兵之所儲置 五廟於焉遷御八路由此咽

堠不虞海壍船城之防俄成土崩瓦解之勢賣國偷
命前史之所絶希遺君後親人理之所不忍時惟三
台舊弼與夫八座耆英止水誓心江丞相之素定臺
城赴難卞尚書之丹誠或陳疏謝　君父而夫婦偕
亡或折簡斥閫帥而親戚是訣或從散僚而節慕書
邑或倡義旅而禍慘常山義自靖於　宗祊官豈間
於崇卑跡寄虎吻定取舍於熊魚命視鴻毛陋冠裳
之禽犢屹貞松於歲暮巖壑回春棲燭龍於朔荒冥
昏如晝庶幾國其有賴非直死而不亡表宅贈官雖
已昭揭于廊　廟立祠序位尤宜永祀于鄉閭睢陽

雙節開廟宇於當時崖海三忠享芬苾於異代直治
城之近甸邇仙源之遺墟玆闢數仞之宮墻式薦一
瓣之香火役無煩於程督可謂不日成之事有關於
激揚率多聞風起者煥然眼前之突兀儼若地中之
精靈日星增輝江山動色豈但州里鄉黨瞻像談而
長懷抑亦大夫國人想英烈而矜式俎豆之事斯在
絃誦之聲可興玆湞吉而舉樑用假辭而紀美抛梁
東一派長江京口通襟帶兩都增屛衛怒濤千古颯
英風抛梁西海戍漁村落日低不用三千強弩手潮
頭只到偃虹堤抛梁南天半瓊臺上蔚藍莫遣烟嵐

理恐作利

翳空碧石丹心白日正相參抛梁北依舊城堞嚴鎖鑰靈風甘雨洗腥塵芳草年年表遺跡抛梁上夜夜精光動星象彎弧奕奕指天狼閶闔浮雲欲開朗抛梁下恨紫愁紅滿平野看取松杉遶廟壖青蒼一色無冬夏伏願上梁之後神人協慶岳瀆炳靈士知向方不昧義理之辨鄉推善俗各勵忠孝之倫庶無愧於前修將有辭於来世

浮江亭上樑文

纍方寸之印久厭州縣之勞卧百尺之樓高占江山之勝居然眼前突兀果哉心上經營主人隴西名家

荆南俊彩菁莪浮磬合備太室之珍騕褭乘黃早展
通衢之步偶蹭蹬於晩景甘落拓於散班惟桑梓之
舊鄉有蓬壺之真境公山北轉遠開大陸之原洛氷
南流下合琴湖之渡中規翠阜若砥柱之障河曾
有華亭類星槎之上漢遺墟久矣蕪没美號迄兹流
傳地雖關於旺衰人孰爲之賔主山陰別墅不遠冶
城潘令退居仍導洛渼兹營新構再闢名區三山十
洲彷像軒墀之下五湖七澤依俙井落之間帆檣接
艫通海濵之異産禾稼藪野擅嶺南之上腴苔磯之
鷗鷺不驚栗里之桑柳交蔭詩朋乘興倚梅槎而鋪

茵酒徒赴期穿竹林而開逕何必啖松飡石抱枯槁而獨居不用駕鶴驂鸞謝羣倫而遐擧仲宣登覽暇日秖遣羈旅之懷東坡寓居合江乃在遷謫之域豈若斯亭兼有衆美元龍豪氣不待問舍求田謝鯤閑情自足經丘尋壑恭疏短頌助擧修樑抛梁東一派清江遶玉虹泗水伊川名偶似春衣合試舞雩風抛梁南丹壁蒼崖漾碧潭一點夕烽看欲下已和星月入雲嵐抛梁西路入茶山樹木齊不厭家人來往數扁舟長傍綠楊堤抛梁北一片孱顔浮黛色芳草長松伴寂寞皐禽林鹿同棲息抛梁上雲白山青天宇

寞恐作寥

曠南極老人應壽昌東蒙道士誠長往抛梁下草色烟光潤平野要識村居景象佳農謳漁唱時相和伏願上樑之後北海之樽罍不空東山之書籍無恙酡顔黑髮好作平地神仙綠疇青畦優爲素封侯伯傳子孫而不墜配江山而長存

長湍鳳岑晦軒書院上樑文

庠序設而山院之學興俎豆始而鄉賢之祀廣仰先賢大鳴於二代伊隩區側近於兩京美哉薰德之鄉嵬然揭虔之所惟昔晦軒夫子蔚爲海東儒宗闢邪距詖薙榛蕪於箕甸興學養士盛棫樸於壁宮衛道

之勤由於聞道之早尊聖之篤本於希聖之誠若文
貞嗣竹溪之淵源而儒雅有柳巷之繼作忠勤孝友
自家而推政術詞華惟器是適勵匪躬之操則金石
比誠陳造膝之謀則蓍蔡讓智俱標方冊大闡風猷
矧當麗末之荒屯乃見牧翁之挺特純忠亮節矯鳳
鸞於崑崗邃學宏詞森壁奎於霄漢屹狂瀾之砥柱
儼大冬之雪松逮我鮮文運休明在己卯士類彬蔚
惟慕齋伯仲之並出暨自菴師友之同時折柳進規
幾多叔子之啓沃憇棠布政咸頌召伯之旬宣激濁
揚清氷雪其操鏗金戛玉黼黻其文雖經濟不究於

當年即聲烈丕振於來世夫何臨湍百里之地獨有汝南諸賢之風東瞻廣川下馬之陵如昨南望廬岳騎牛之谷尚新山川於焉炳靈風俗猶夫爾雅龍門之餘韵不昧鹿洞之頹址可尋崇德尚賢自國人皆知矜式建祠設院在鄉里尤切追思朝家樂聞而同聲多士畢力以將事山環水抱面勢協於陰陽土剛材良營構合乎矩度幽深岑寂足以妥明靈游息藏修足以廣學業是謂地以人勝孰云古與今殊輒採冑子之歡謡共賛兒郎之善頌抛梁東一派澄泓繚玉虹自有浴沂遺想在春深春服試春風抛梁南百

尺巖阿逗碧潭麗日和風宜眺望漁村水市帶烟嵐抛梁西山外清江江上堤欲辨此間真意趣秋陰淨盡夕陽低抛梁北雪裏危峯撑斗極仰止彌高不可攀巖巖氣像須心得抛梁上太史當年奏星象奎壁餘輝動至今侁侁紳佩爭環向抛梁下官道如絃界平野日下長安去不迷徃來誰是知津者伏願上樑之後士知向方鄉習爲善文章道德攀徃哲而同歸格致誠修仰先訓而爲的下學上達真源酌而不窮後樂先憂素履徃而無咎依香火而展敬降格洋洋瞻棟宇而增懷顒昂惕惕斯文不違是矣吾黨尚愼

旃哉

募緣文

陳富院西嶺開路募緣文 壬申

昔者田疇啓盧龍之塗意偏於攻伐康樂涌臨海之嶠事専乎慢嬉然猶功績可談風流足尚況我關東擅三韓之隩區而水城爲九郡之腴壤舟艓之所走集市墟之所委輸大則修職貢於上都小則來商販於諸路所恨嶺峀重複梯棧鉤連攀木緣崖若陰平貫魚之徑躋頂捧足同泰岳辨馬之峯湫池之溪谷既迂雪岳之崆嶝最峻所以輿擡馬什項背相望夏

潦冬氷蹄踵轉絶乃使包匭多曠泉貨不流忠臣直
驅未爲回車之孝騷客默嘆徒勤鏟嶂之懐惟玆嶺
當兩峴之中去治城最近巖石本非礫确土壤可以
疏開惟是地勢嵬峩曽無便牛之竅林木薈蔚纔有
退蛇之坡玆實縣宰職事之憂豈無山人檀越之助
僧某等以慈悲願决愚叟之志以廣募緣當蜀丁之
力方欲開此綰轂之口永濟坎窞之危噫道有方便
儒釋雖云異術仁無分別僧俗本來相資治道修橋
先正亦許建寺造塔高僧有言果能開千仞之險達
萬人之行則不必拯羣迷於外塗開大覺之正路而

事炳於千古德普於衆生豈非廣大因緣快活世界
耶惟願缺士庶四方賓旅各助工役毋吝盖藏或捐
囷廩以助粮或持畚鍤以趍事強弱隨力貧富稱財
共成不日之功即可知風之自賞罰宜明施於今日
善惡豈待報於他生宜各注名券末以憑考據者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十二

六澤堂門